

高陽作品集

【紅樓夢斷系列】

茂陵秋



高陽作品集

8

茂陵秋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8

茂陵秋

1979年9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350元

1998年5月初版第十三刷

2000年1月二版

2002年2月二版二刷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 者 高 陽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 話：23620308・27627429
發行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發行電話：2 6 4 1 8 6 6 1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：2 6 4 1 8 6 6 2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校 對 黃 榮 珠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046-2 (平裝)

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茂陵秋 / 高陽著，--初版，
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0年
680面；14.8×21公分，-- (高陽作品集：8)
ISBN 957-08-2046-2(平裝)
〔2002年2月二版二刷〕

857.7

88017389

1

兩年不到的辰光，春郊馳馬，猶能與子姪輩一爭短長的李煦，已是幡然一叟了。

這是從鼎大奶奶自盡之後，一連串的打擊所造成的。康熙六十年上京，爲皇帝狠狠罵了一頓；在磚地上「崩冬、崩冬」碰頭，前額正中碰出一個青紫大疱，亦未能挽回天心。恩遇一衰，內務府、戶部、工部的那些官兒就另眼相看了！該他得的得不到，可以搪的搪不過去，眼前就有一大一小兩筆款子，非交不可。

小的一筆是參款。這年三月十八皇帝生日，雖非整壽，但因登極花甲不舉行慶典，所以除了奉召的李煦以外，其餘兩處織造：江寧曹頌、杭州孫文成，亦都進京祝嘏，隱然有朝賀君臨天下六十年的意味在內。當時知道內務府庫中，有一批人參要處理，便策動曹頌與孫文成，向內務府接頭，按照往例，仍舊交由江寧、蘇州、杭州三處織造經手發售。人參共有六種，總數兩千多斤三處勻分，每處應繳價款一萬八千五百多銀子。孫文成首先交清；曹頌繳了一半；李煦分文未交。內務府已行文來催過兩次；倘再不交，面子上怕會搞得很難看。

大的一筆是十幾年以來積下的虧空。原來當皇帝恩賞曹、李二人，以十年爲期，輪管淮鹽

時，他跟曹寅會銜奏准，將兩淮鹽差的餘銀之中，撥出二十一萬分解江寧、蘇州兩織造衙門。每處每年各得十萬五千兩；原本向藩庫支領的這筆款子，就此停支。

到得康熙四十七年，議裁減應織緞匹。供應既減，經費自然也要減少；蘇州每年可省下四萬多銀子；而兩淮巡鹽御史衙門，仍依原數照解；理當由織造轉繳差額。康熙五十二年以前，已經料理清楚；五十三年至五十九年，一共七年積下了三十二萬多的虧空，內務府已經催了兩年了。

李煦計無所出，這年——康熙六十一年三月裡，硬著頭皮又寫了一個密摺，實言陳奏：「奴才因歷年應酬衆多，家累不少，致將存剩銀兩借用；今曉夜思維，無術歸還。」唯有「伏求終始天恩，再賞濬墅關差十年。在正額錢糧之外，願進銀五萬兩」；此外，每年再拔補虧空三萬兩千多銀子。十年可以補完。

皇帝沒有准，但也沒有駁。留中不發，也可視作皇帝尚在考慮。李煦並不氣餒。

不但不氣餒，他甚至始終是樂觀的，能將眼前的心力交瘁之苦，融化在三五年內無窮的希望之中——希望在遙遠的西陲：張掖。

張掖就是甘州；撫遠大將軍皇十四子恂郡王駐節之地。自古豔稱的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」的旖旎風光，由於李紳的刻畫，使得他更神往了。

李紳是端午節剛過，回到蘇州的。他在平郡王訥爾蘇帳下，專司筆札；一次戰役大捷，他爲平郡王寫了一通賀函給皇十四子，大獲賞識，要延攬李紳入幕；從此，他由諸侯的門下，轉爲

「東宮」的賓客。

說皇十四子恂郡王是「東宮」，無名有實。早在康熙四十七年，皇長子胤禔革去直郡王爵位時，所撤回的上三旗護衛人員，即奉上諭，賜與十四阿哥。五十七年冬天授爲撫遠大將軍時，特准使用標示御駕所在的正黃旗纛；親御太和殿頒授撫遠大將軍的金印，在在暗示，皇十四子是代替御駕親征。大命有歸，已是公開的秘密。

爲此，凡派赴軍前的文武官員，都有從龍之威；但恂郡王人如其號，恂恂然惟恐不勝，對部下儘管時有恩賞，而約束甚嚴。以李紳的性情，遇到這樣一位明主，自然死心塌地，效力勿去。

但是，江南還是常縈魂夢。所戀的倒不是江南之風光，而是在江南的親族；他也知道，李煦老境頹唐，而李鼎則紈袴如故。想起十幾年追隨的情誼，很想有機會來看看這位老叔；只是幾次請假，總爲皇十四子勸說：「間關跋涉，往還萬里，太辛苦了！等有機會再說吧。」

機會終於找到了。寒外苦寒，重裘不暖；恂郡王想到自己的那件「吳棉」小棉襖，隔一層布衫，貼肉穿著，又輕又暖；何不每人製發一件？

於是他脫下自己的小棉襖，作爲樣品，下令採辦四萬件。他所說的「吳棉」就是絲棉，出在江浙兩省養蠶的地方。主管軍需的官員，主張用大將軍的勅令，行文有關督撫，從速照辦，限期運到。李紳知道了這件事，另有主意。

「四萬件絲棉小棉襖，大概八萬銀子就可以辦得下來。可是行文督撫，層轉州縣，派到民間，恐怕二十萬銀子都辦不下來。軍需緊急，地方官不敢誤期限；於是胥吏借事生風，鞭仆追

比，不知會如何騷擾？」李紳又說：「再者，若無專人督辦，尺寸不齊，厚薄不一，驗收分發，一定糾紛不斷。是故此議不可行。」

「說得不錯！縉之，」恂郡王問：「想來你總有善策？」

「不敢謂之爲善策。只是我在江南多年，對這方面的情形比較了解。蠶絲出在太湖邊上的蘇州、湖州兩府；我有個省錢、省時、省麻煩的辦法。」

他的辦法是委託蘇州、杭州兩織造，估價代辦；工料款子請江蘇、浙江兩藩庫代墊，咨部在西征軍費項下扣還。將來運輸亦可委請蘇杭兩織造代辦；他們每年解送「龍衣」，自有一批妥當的船在。

「織造衙門在這方面是內行，購料比別人又便宜又好；至於工人，除了本衙門的匠役以外，另有一批特約的機戶與裁縫。只要找到抓頭的人，說明式樣尺寸，領了料去，大包發小包，小包發散戶；限期彙總來繳，再不得耽誤，更不敢偷工減料。實在是一舉數得。」

「好極了！」恂郡王很高興地說：「雖小事亦是一番經濟。足見長才！」

「十四爺謬讚，愧不敢當。」李紳緊接著說：「不過，我要假公濟私；向十四爺討這個差使。」

恂郡王想了一會，點點頭說：「好！按實際，恐怕亦只有你去，才能辦得圓滿。」

「多謝十四爺！」李紳請了個安。

「言重，言重！應該我向你道謝。」恂郡王說：「你預備甚麼時候動身？」

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」李紳答說：「我想端午節左右趕回江南；限一個月辦齊這批棉軍服。隨即裝船，大概七月初可到開封。以後，接運的事，我就不管了。」

「行！不過，我希望你在蘇州也別逗留得太久。」恂郡王念了兩句唐詩：「『待到重陽日，還來就菊花！』」

「是！我盡力在八月底之前，趕回來覆命。」

道不完的別後相思，說不盡的塞外風光；直到第四天下午，李煦在滄浪亭設席爲李紳接風，才能細談公事。

同席的只得四個人，李家叔姪以外，另有兩個李煦的幕友，一個叫沈宜士，籍隸浙江山陰，精於籌算；一個叫李果，字客山，本地人，專爲李煦應酬各方賓客。這兩個人都稱得起篤行君子；在李家的門客中，也只有這兩個人跟李紳談得來，所以李煦特爲邀他們來作陪。

叙過契闊，主客四人相將入席，不分上下，隨意落座。李煦端起酒杯，第一句話就說：「縉之，你老叔有個不情之請；你先乾了再說。」

一乾了杯，即表示對他的「不情之請」，作了承諾；但李煦已先一飲而盡，舉空杯相照，李紳就不能不乾了。

「縉之，那四萬件棉襖，你都交給我辦吧！」

是這麼一個「不情之請」，李紳大出意外；公文中說得明明白白，委託蘇州、杭州兩織造衙

門，各辦絲棉襖兩萬，價款亦由江蘇、浙江兩藩司衙門分墊。李紳又何得擅作主張？

李果本性喜歡急人之急，看李紳面有難色，體諒到他的處境確有無法應命之苦，便開口替他解圍。

李煦字旭東，門客都稱他「旭公」！李果很率直地說：「旭公，此事非縉之兄所能作主；得另作計議。」

「吾從衆」！李煦將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；雙手相疊，攔在鼓起來的肚子上。

他這個姿態是李紳看慣了的；只是感想不同。當李煦精力旺盛時，出現這樣的姿態，自然而然地會使人感受到他作爲一個最終裁定者的權威；而此刻白髮滿頭，與他的雙目炯炯不甚調和，所予人的感覺是，他在求援，他渴望著能有一個使他一手經理這批軍服的辦法出現。

就爲了這一感覺，李紳提出一個他本人不喜歡的建議：「我想，或者可以跟孫三叔商量，請他自己表示，拿這個差使，讓給大叔一個人來辦。」

所謂「孫三叔」即指杭州織造孫文成。「這是釜底抽薪之計。」李果接口：「我贊成。」

「宜士先生以爲如何？」

沈宜士是典型的「紹興師爺」的派頭，三思而言，言必有中；此時先喝口酒，拈塊風雞咬了一口，咀嚼了一會，方始開口。

「李、曹、孫三家如一家，這件事情孫家情讓，實在算不了甚麼。不過，其中有一層關鍵，只怕孫家肯讓，浙江的巡撫跟藩司也不肯讓。」沈宜士略停一下，又說：「列公請想，大將軍派

下來的差使，誰不想巴結？」

書龍點睛在最後一語。座中無不恍然大悟。浙江拿這個差使辦好了，不見得有何好處；但如轉到江蘇來辦，不知其中有此情讓的委曲，只道浙江怠慢這個差使，倘或撫遠大將軍因此惱怒，浙江的織造、巡撫、藩司的前程，當然就此斷送了。

「看起來不行了！不過，」李煦皺著眉說：「如果有這八萬銀子週轉，我的幾個關都可以過去了。」

「法子不是沒有。」沈宜士慢條斯理地說：「這個法子叫做讓利不讓名。表面上，孫織造承辦，暗地裡將浙江的款子轉過來；東西由這裡辦好，悄悄送到浙江再裝船。不過，也不能全數拿過來，浙江自己要辦一部分，才能遮人耳目。」

「是，是！」李煦眉目舒展地說：「此計大妙！如果文成肯讓四分之三給我最好；不然就平分著辦。」接著叫一聲：「縉之！」

不必明言，便能意會；李紳慨然答說：「孫三叔那裡，自然我去商量。時不宜遲，我明天就走。」

「也不必這麼匆忙。」李煦急忙說道：「你好好歇幾天再說。」

「事情要辦就得快。」李果插進來說：「我陪縉之兄一起去走一趟，順便逛逛西湖。」

「這倒也使得！」

李煦說了這一句，隨即離席，親自關照二總管溫世隆，將他平日來往揚州、鎮江、常州各地

的一艘坐船，趕緊收拾乾淨，帷帳衾褥，皆備新品；又分派隨行的廚子聽差，直以上賓之禮相待。

回到席間，愁懷一去；天公恰又作美，來了一場陣頭雨，炎暑頓消、神清氣爽，酒興談興，更加好了。

話題很自然地落到撫遠大將軍恂郡王身上。李果問道：「都道儲位已定；又說皇上有禪位之意。縉之兄，你如今是大將軍麾下的上客，朝夕過從，想來總知道這些至秘極密？」

李紳笑道：「既是『至秘極密』，我何可妄言，不過儲位已定，實在已算不了甚麼秘密。皇上的硃諭，我亦見過一通，諄諄以寬厚御民爲勉，期望大將軍能作仁君的意思，是很殷切的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去年萬壽節前，太倉王相國奏請建儲，何以又獲嚴譴？」

「這是皇上的深意。一建了儲，東宮體制在諸王之上；歲時令節，諸王見太子行二跪六叩禮，你想恂郡王的同母兄四阿哥雍親王，心裡是甚麼味道？」

「雍親王爲人尖刻。」李煦插進來說：「不立恂郡王爲太子，一則是這一來體制所關，無法跟弟兄親近；再則就是怕雍親王心裡不服。皇上深謀遠慮，計出萬全。大清朝福祚綿長；真正我輩何幸而逢此盛世！」

說罷滿引一杯，大家也都陪他乾了，李果一面爲大家斟酒；一面問道：「縉之兄，禪位之說如何？」

「這一層很難說，不過皇上已下了好幾年的工夫，把他即位以來的大事，按年追叙，以備嗣

君奉爲南鍼。或許等皇上將這件大事辦妥了，還要當個幾十年的太上皇，亦未可知。」

「這可真是自有載籍所未有的盛舉！緒之兄，我倒還要請教。恂郡王到底有何長處；皇上何以獨鍾意於這位阿哥？」

李紳想了一下答說：「皇上鍾意於恂郡王，就因爲他跟他的同母兄雍親王，是極端相反的性情。」

原來恂郡王賦性仁厚，從小對兄恭敬，對弟友愛，因而最蒙父皇鍾愛。自從太子兩次被廢，弟兄之間公認的，最能幹的皇八子乘機而起，居然獲得原來擁護太子的一班椒房貴戚、元老重臣的支持；弟兄之中，包括皇長子、皇九子、皇十子，以及現在的恂郡王，亦無不傾心。衆望所歸，賓客如雲，儼然東宮氣象了。

但在皇帝看，皇子中最不合繼承大位資格的，就是皇八子。因爲他的出身不好，生母良妃是籍沒入官的罪人之女；如果他做了皇帝，皇三子誠親王、皇四子雍親王，還可能有皇五子恆親王，都不會甘服，束甲相攻的骨肉之禍，必不可免。

還有一層爲皇帝所深惡的是，皇八子的福晉，既妒且悍，所以皇八子一直沒有兒子；如果是他繼承了皇位，一傳而絕，將來選取嗣子，必生嚴重的糾紛。因此，凡有大臣稱道皇八子賢能，即不爲皇帝所喜；但另一方面，卻又用皇八子管理內務府，用意在顯示他的這個兒子，可爲大臣，不可爲君。

見此光景，頗有自知之明的皇八子，絕了想君臨天下的念頭，決定在兄弟之中，挑一個人去

支持，以成擁立之功，長保富貴安樂。

他心目中有兩個人，一個是皇九子、一個是皇十四子。結果挑中了後者；最大的原因是，迎合皇帝的心理。

這一來，就更加加強了傳位於皇十四子的決心；因為皇八子眼前讓賢，將來自必盡心輔佐，外而治國，內而消弭骨肉間的猜疑，有他參贊，更可以放心。

「總而言之，皇上認為只有傳位給恂郡王，才無後患。當然，恂君王的德與才，亦足以成為明主。加以年力正富，一旦接位，起碼有三十年太平天下。」

「有道理、有道理！」久未發言的沈宜士連連點頭；然後提出一個疑問：「民間的大戶人家，如果遇到這種承家頂門戶的大事，總也要找幾個大兒子商量商量；不知道跟幾位親王商量過沒有？」

「問得好！」李紳答說：「照我猜想，誠親王、雍親王、恆親王，還有皇七子淳郡王都商量過的。」

「照此說來，乾坤已經大定。將來一朝天子一朝臣；縉之兄飛黃騰達，指日可期。」

李紳淡於名利，對沈宜士的恭維，不甚入耳，所以矜持地微笑不答。李煦卻大為興奮，有一段錦片前程，可以描畫。

「我們曹、李兩家，這幾年的家運，壞極、壞極！不過，我看得比較遠，所以一切都能泰然處之。恂郡王一旦登了大寶，我們那位姑爺平郡王是他在塞外同生死、共甘苦的弟兄，必定要得

意的；加以縉之是從龍之臣，三五年工夫就可以戴紅頂子。兩位請想，我眼前這點坎坷，算得了甚麼！」

這是可以明言的關係，還有不便說的奧援。李煦早在皇八子身上下了功夫，曾經買過四個絕色女子，送到京裡；爲皇八子營了很隱密的金屋。恂郡王做了皇帝，如今還只是貝子的皇八子一定會被封爲世襲罔替的親王；成爲第九位「鐵帽子王」，這是最牢靠的一座靠山。

從杭州回來，已經六月初了，天氣正熱的時候；李紳被安排在水榭中下榻。李鼎亦移榻相陪，晚來置酒；兄弟倆閒談，少不得要提起一個人。

「小鼎，繡春怎麼樣了？」「『春心莫與花爭發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』」李紳黯然；然後怔怔地望著李鼎，好半天才問：「你現在跟她怎麼稱呼？」

「我沒有見過她。」

「去年秋天，不說你在曹家作客，有一個月之久；莫非就沒有機會看見她。」

「她根本不在曹家。」

「在那裡？」李紳又問：「還是住在她嫂子家。」

「也不是！」李鼎又吟了兩句詩：「此身已作沾泥絮，黃卷青燈了一生！」

「怎麼？」李紳大驚，「真的出家了！」

「聽說是帶髮修行。」

「在那個庵？」

「好像是在吳江附近的一個鎮上。」

「小鼎，」李紳央求著說：「你給打聽一下，行不行？」

「要打聽容易，你讓柱子到門房裡去問一聲就是；四姨還派人給她送過東西。」李鼎緊接著問：「紳哥，你還打算去訪舊？」

「我不知道她願意不願意見我？」

李鼎年輕好事，加以久無新鮮的消遣；認為去看出了家的繡春，特別是見了李紳作何模樣，是件很好玩的事，所以躍然欲試。不過，他知道李紳的脾氣，倘或自己的態度欠莊重，就不但不會帶他去，多半還要挨幾句訓。

於是，他神色肅然地說：「紳哥，論到這重公案，自然是你負她。但是，你有你的苦衷，也不是不能解釋的；無論如何，你趁現在難得回來的機會，應該有個交代。或許會勸得她回心轉意；乃至於對於真的絕望了，倒也能夠丟開，重新從人。」

「你說得不錯！我應該對她有個交代。」

「那好！我陪你去。」

李紳點點頭；盤算一會說：「當然公事第一！照我原來的打算，這會兒應該已經把東西辦齊裝船，七月初可到開封。如今得趕緊催辦；無論如何，月半一過，非裝船不可。不然接運的車馬多等一天；就讓百姓多受一天累。於心何忍？」

「月半大概都可以齊。我幫你再催一催。」李鼎問道：「紳哥，你自己預備甚麼時候走？」
「至遲不能過二十五。」

「那怎麼行？」李鼎有些著慌，「你不是答應了？要辦喜事，幾天怎麼來得及？」

「不！辦喜事，起碼得明年。婚娶大事，豈可草率？」

「我說的辦喜事是『傳紅』，不是迎娶。『傳紅』宴客，往來酬酢，親友相賀，總要半個月才擺佈得開。」李鼎自作主張地說：「這樣，棉襖月半裝船；然後辦喜事；你月底動身。明天我替你去要船；有兩天工夫就可以弄妥當。大後天我陪你去訪繡春。了掉這重公案，回來你就可以專心一致地幹你的正經了！」

黃昏下船，沿著運河南行，午夜時分，便到了吳江，泊在垂虹橋下。新月如鉤，清風入懷；李紳忽然有了酒興。

「糟糕！」柱子懊喪地說：「路菜倒帶了，就忘了帶酒。」

「不要緊！」李鼎攜來的，春熙班的小旦琴寶說：「這裡我很熟。上岸往南一里多路，是個鎮甸，那裡有好幾家賣酒的；這時候還都在納涼，不愁敲不開店門。」

於是李鼎派一名男僕與柱子一起去打酒；然後吩咐船家燒水烹茶，與李紳倚著船一面品茗玩月，一面閒談。

「鼎大爺，」琴寶笑嘻嘻地說：「我有個主意，你看使得使不得？兩位爺不如到橋上去喝

酒，又軒敞，又涼快。」

「這個主意好？」李紳脫口說道：「我本來就想上岸舒舒筋骨。」

於是收拾茶具、食盒、杯盤，另攜兩條龍鬚席；搭好跳板登岸上橋。這道橋是吳中一勝，本名利往橋；地當吳江入太湖之處，橋長一百三十丈，有六十四個橋洞。當北宋慶曆年間初建時，本是木橋；現在早已改爲石橋，橋中建亭，即名垂虹亭。

小福兒在亭中鋪好龍鬚席，李鼎、李紳相對而坐；琴寶就坐在兩個人中間。月光斜射，正照在他稚氣的臉上；眉目娟娟，帶點腴腆，像個女孩子。

「你今年多大？」李紳問說。

「十六。」

「從師幾年了？」

「八年多。」

「八年多，會的曲子不少吧？」

「他早就滿師了。」李鼎說道：「他師父不放他。唱得很不錯；可惜沒有帶笛子，不然可以唱一段你聽聽。」

「我帶了一支笛子，在船上。」琴寶向小福兒招招手說：「小福哥，勞你駕；把我鋪位上那支笛子取了來。」

「你念過書沒有？」李紳又問。